

吳書三

三國志四十八

三嗣主傳第三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畱
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
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尙女勸爲亮納赤烏十三年和
廢權遂立亮爲太子以全氏爲妃太元元年夏亮母
潘氏立爲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
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
月權薨太子卽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
也閏月以恪爲帝太傅胤爲衛將軍領尙書事上大

將軍呂岱爲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宥官
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城東興使
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畱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
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
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母邱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
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
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
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
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 實錄云諸葛恪
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
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
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
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
以峻爲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
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
一月星茀于斗牛

江表傳曰是歲交趾稗草化爲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大將軍母邱儉前將軍文欽以

淮南之眾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
呂據左將軍雷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
壬寅兵進于橐臯欽詣峻降淮南餘眾數萬口來奔
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
于高亭交戰珍敗績雷贊爲誕別將蔣班所敗于菰
陂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
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
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
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雷略
爲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爲監

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

吳歷曰正月爲鐘

一本作權

立廟稱太祖廟

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
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
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
軍繇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
繇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
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繇不聽癸卯更
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繇繇

遣使以詔書告諭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
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
督步騎攻肩肩兵敗夷滅巴西大赦改年辛亥獲呂
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繇爲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
憲與將軍王愔謀殺繇事覺繇殺愔迫憲令自殺十
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立告亂于蜀

三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
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
章東部爲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
繇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

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
將帥亮曰吾立軍此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
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
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
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
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立
張邠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
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立邠曰若矢
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

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餽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餽中啟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餽器入問曰此器旣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卽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 臣松之以爲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不如江表傳爲實也

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眾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二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眾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繇率眾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繇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胄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繇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繇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

三國志 卷之三 吳書三
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
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
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官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
日亮以緄專恣與太常全尙將軍劉丞謀誅緄九月
戊午緄以兵取尙遣弟思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
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
盛冲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琊王居虎林四月權
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

之地徙休於丹楊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
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
覺而異之孫亮廢已未孫緄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
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緄等所以奉迎
本意畱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
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
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
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
座已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
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卽御坐止東廂

戶曹尚書前卽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
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
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迎
於半野拜于道側休下車答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
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
其以大將軍緄爲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
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
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
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

迎封爲鄉侯又詔曰丹楊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
拘有司夫射鉤斬祛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
爲武昌庶民間羊衡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衡曰多
事之世尙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
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
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曰陳壹奸短數干言權有
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爲諸葛恪
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爲丹楊太守時孫休在
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

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于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

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在

巳丑封孫皓爲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蒞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

位非所及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緄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

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畱爲畱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緄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緄卽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愔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愔弟恂爲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尙不愔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

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啟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

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尙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二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

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爲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

吳錄曰或云休鳩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楊戴顓迎亮喪葬之賴鄉

以會稽南郡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吳歷曰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卽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卽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

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祈言黃龍見
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
子立子暉爲太子大赦

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爲作字憚
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
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
瞽字伯明者也孤嘗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
已爲師友尙可父兄猶非自爲最不謙孤今爲四
男作名字太子名暉暉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苗

苗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暉暉音如兕觥之觥字
弄弄音如立磻首之磻次子名鉅鉅音如草莽之
莽字昱昱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瘳瘳音如褒衣
下寬大之褒字熒熒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
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
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
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 臣松之以爲傳
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
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
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

達明誥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
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于是乎徵矣

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
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
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
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
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
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
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
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

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爲
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
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
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
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
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
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務學
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
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
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

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

臣松之按察戰吳官名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譚譚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

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雷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譚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爲兵分武陵爲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胡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雷平建平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

三國志 吳書 三
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爲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

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暉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暉以託之

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

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主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籍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爲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彀昔爲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爲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爲左

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爲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爲太后十月封休太子羣爲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

皓旣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

吳慝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
爲固

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
文帝爲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或銜命
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

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
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旣毀剗民之命
以爭疆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
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

華夏乖殊方隅圯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
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
止戈興仁爲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
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
奉天時之宜就旣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
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
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
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
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
獨罹其害戰於絲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

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卽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畱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彧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吳錄曰陟字子上丹楊人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爲尙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爲豫章太守 于寶

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
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
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
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僮問曰
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
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僮者告曰某
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爲
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
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
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

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
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
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
臣松之以爲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
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
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吳
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
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
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
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
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
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
屋治喪眾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
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
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
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
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
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

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
聞多識拜大鴻臚使於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
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
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
至車騎將軍賈充尙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
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尙書僕射羊祜尙書何禎並
結縞帶之好

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
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

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疆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欲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爲左丞相常侍萬彀爲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

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眾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

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爲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揚爲吳興郡

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闔立乃至百王

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楊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

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畱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邱夏六月起顯明宮

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

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

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

吳書曰初固爲尙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

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
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
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爲晉將毛昺等所破皆
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
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
威南將軍薛琬蒼梧太守陶璜山荊州監軍李勣督
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勣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
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

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曰少府李勣枉
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勣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
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
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
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

江表傳曰初丹楊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
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
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
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

此天命也卽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昺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

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隣國不亦可乎稷昺糧盡救不至乃納之 華陽國志曰稷犍爲人昺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昺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昺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璜等以昺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昺昺亦不爲璜等屈璜等怒面縛昺詰之曰晉兵賊昺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昺猶罵不止曰尙

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
哀矜卽詔使昷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
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大赦分交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巖置武平郡以武
昌督范慎爲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

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
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
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
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
器也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

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
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除爲監池司馬自能結
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
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
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
委官語在權傳特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
也 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尙
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
爲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
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討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

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慙月餘亦死

何定奸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爲布

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爲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專爲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定爲子求少府李勛女不許定挾忿譖勛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爲忠勤賜爵列侯 吳歷曰中書郎奚

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
又譖粲顧護不卽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
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爲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
改封淮陽爲魯東平爲齊又封陳畱章陵等九王凡
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
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
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
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曄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
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
言送付建安作船

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爲誕功曹誕被
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
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于已非府君
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
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
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
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喑之語
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

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
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
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於疇謹不
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
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
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
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
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
大疫分鬱林爲桂林郡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
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
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
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
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
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狗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
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尙書熊睦見
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

肌

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厯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

江表傳曰厯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厯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厯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

十字還以啟皓皓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爲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

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儼多所譖白累遷爲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倣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倣不良上表云若用倣爲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倣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累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倣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

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

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

八月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

金吾滕循爲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于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

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

興功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別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此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皓爲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

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袷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

于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楊太守沈瑩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眾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僞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陳相對沈瑩領丹楊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陳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

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叡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

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
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
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
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
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
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
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
卒弊競于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算亦勝
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
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

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
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
沈瑩諸葛靚率眾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
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
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
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
軍必至於此矣宜畜眾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
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
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
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眾心必駭懼不可

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如

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爲晉軍所殺 吳錄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之 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

憤從之

于寶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卽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佃主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佃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

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劣儉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爲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眾遠來臨江庶竭勞

瘁眾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
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
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
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嘆於下觀
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
孤所招也暝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勸
勉奇謨飛筆以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
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塗炭
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
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

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
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
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
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
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
秋也管仲極讐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爲漢臣舍
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勛
休尙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見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檣延請相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佝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爲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卽以化矣仰面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

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
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
馬如矣 于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
流枕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
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闡皓
意張大乃使尙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
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
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于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一葬河南

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
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
雖志好善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
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
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以冀朝不謀夕其
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爲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
德猶或矢誓眾臣于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
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
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旣蒙不死之詔復加

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
坤濟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彼羣生則天人殛
之剿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
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
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讐而人神之所擯故也況皓
罪爲逋寇虐過卒突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
滂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
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
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

譖猶然矧譖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僞窟理窮勢
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旣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
權道亦無取焉 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
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
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
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
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鉞遂掃
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
跨邑哮闕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
同盟勦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

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旣
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
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
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
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
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
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
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
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
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

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
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
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邱園旌命交於塗巷故
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驚異人輻輳猛
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
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
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
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
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
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

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
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
謂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
爭衡矣魏氏嘗籍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
之舟下漢陰之眾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
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
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
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
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
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收績困

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落籠
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削財
匱而吳竟一作本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

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
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
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
循江而守長戟一本作棘勁鍛望旄而奮庶尹盡規于

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
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于外閑明珠瑋寶輝
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于

南荒衝輶息于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
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奸回肆
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
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
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
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殺稱孟宗丁固之
徒爲公卿婁立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
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旣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
皇家有土崩之釁厯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
卒散於陳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

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
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
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
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抑有
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
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
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
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
公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
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言

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
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于係虜推誠信士
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
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
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算故
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爨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
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
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
誓屏氣跼踖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
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

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
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
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
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
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
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
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
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
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
御之有術故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

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軸牘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

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踞跡待戮而不敢北闕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岷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

三國志 吳書三十一
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立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邁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

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已以安百姓散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給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吳書四

三國志四十九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
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爲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爲通
儒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
經明行修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
視事數年以母病弃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克塞
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修供養後辟
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

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
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
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
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
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
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
聞當見弃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
故會稽號寵爲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
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
菲飲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爲竇陋三去相位輒

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
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
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于家

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輿一名方山陽太守岱繇皆有雋
才 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已受人

繇年十九從父躡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
名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
弃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
奏免之平原陶邱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

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

袁弘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

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兖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

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音融先至殺太守朱皓音

壯力反

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音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

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爲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竈融者丹楊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者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騷動融將男女萬口

馬三千匹忝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爲讐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敢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

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

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諸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爲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

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爲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尙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

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
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
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
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
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
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
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
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
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卽日俱去慈旣與出城
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有一作通章有司以

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
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
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
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
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
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畱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尙
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
待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
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眾
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

三國志 卷四 魏書四 六
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
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眾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
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
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
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
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
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
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
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
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

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
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
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
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
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
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人
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旣得濟益奇貴慈曰卿
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啟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
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
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

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楊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卽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 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爲謬誤 江

表傳曰策問慈曰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立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鈎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

卽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

事勢不得不爲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弃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其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

三國志 卷四 九
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
以往還也

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
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
如期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議者紛紛謂慈未可信或云
與華子魚州里恐畱彼爲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
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
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
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

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
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
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楊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
詔書爲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
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
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
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
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而已
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

三國志 吳書四
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迹不復爲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權甚悼惜之

子高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高字元復歷尙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汝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尙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爲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

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黼領九真太守黼音于鄴反見字林黼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旣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

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尙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尙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轔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

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頤搖稍之食頃卽開目

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
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又
爲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
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
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
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
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
燮遣吏張孚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
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

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
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
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
燮遣子奩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
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
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
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
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
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
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

十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
刺史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爨
爲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爨
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
鄰爨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
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
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
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
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阯告喻禍福又
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

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
至郡下明日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
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卽皆
伏誅傳首詣武昌

孫盛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
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
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王
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

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

三國志

吳書四

士燮

十四

壹黼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厥皆免爲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尙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士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吳書五

三國志五十

妃嬪傳第五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爲婚生四男一女

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

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楊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為劉繇所迫景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楊太守漢

遣議郎王誦

音普

術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郡如

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

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迂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譎類皆如此

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

志林曰按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

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

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爲將封新亭侯卒

吳書曰權征荊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

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死奮弟祺嗣

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關平辭訟事

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卽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

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斐漢尚書郎徐令

斐子承撰後漢書稱斐幼以仁孝爲行明達有令

才斐弟貞履蹈法度篤學尙義舉孝廉建昌長卒
官

權母吳爲權聘以爲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矢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

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勛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

三國志 吳書五 三
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
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
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
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爲泚佐舩渡軍

泚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泚水中簿也

琨具啟策策卽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
繇事業克定策表琨領丹楊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
東復爲丹楊守

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爲丹楊策令琨討而
代之會景還以景前任仕丹楊寬仁得眾吏民所
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
眾乃復用景召琨還矣

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
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
適同郡陸尙尙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爲妃使
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
權爲吳王及卽尊號登爲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爲后
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琨侯討平
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
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三國志 吳書五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騰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吳歷曰纂先尙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爲王及帝意欲以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

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

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

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爲太子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卽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克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爲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爲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眾

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

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中

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卽位以夫人姊婿譚紹爲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尙女也尙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爲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爲嗣夫人立爲皇后以尙爲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爲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尙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爲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

全禕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緄廢亮爲會稽王後又黜爲侯官侯夫人隨之國居侯官尙將家屬徙零陵迫見殺

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侯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臣松之以爲休妻其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

赤烏末權爲休納以爲妃休爲瑯邪王隨居丹楊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尙妻卽峻姊故惟全

主祐焉初孫和爲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旣至峻遣還休後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爲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爲皇太后孫皓卽位月餘貶爲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卽位將

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祠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絳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楊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卽皓也太子和旣廢後

三國志 卷之五 吳書五 八
爲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卽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
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
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
育皓及其三弟皓卽位尊和爲昭獻皇帝

吳錄曰皓初尊和爲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
何姬爲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爲皇太后封弟
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城侯洪卒子邈嗣爲武陵
監軍爲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
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譌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
云

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爲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
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
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
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卽奪純
妻入宮大有寵拜爲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
聽朝政使尙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
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
盜府藏爲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
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爲兵衛以金
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

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爲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皓勝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卽位大赦得還以牧爲五官中郎皓旣封烏程侯聘牧女爲妃皓卽位立爲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尙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慙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

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

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共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

今殃流後嗣山是論之惟以道義爲心平一爲主者
然後克免斯累邪

吳書五

三國志五十

吳書六

三國志五十一

宗室傳第六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
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
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
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
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
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者也吾當自帥眾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
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饘缶

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
瀆道襲高遷屯

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

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
斬之遂定會稽

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
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
稍遷丹楊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
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
通 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

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
罪遂散兵還本郡

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
樂出仕求畱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
終於家有五子曷瑜皎奐謙曷三子綽超恭超爲偏
將軍恭生峻綽生緄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是時賓客諸將多
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楊太
守爲眾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
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

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耀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眾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眾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

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我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眾二者尙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

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宐結厚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楊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

弟杏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杏爲滕
肩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眾以揚武中郎將領
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
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
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
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
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
前任駕過其軍見奐軍陳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
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

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泝
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
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
其有計者爲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
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爲非計時梁爲小將未有
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
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
旣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
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

三國志 卷之六 吳書六 五
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
不來矣權以梁計爲最得卽超增梁位後稍以功
進至沔中督

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
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
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
襲業爲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
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
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
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

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爲車騎
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
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
三年死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
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
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眾扶送
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
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
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

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住歷陽
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
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
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
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

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爲術
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爲將軍領兵在壽春策
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
卽棄守歸賁因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 吳
書曰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
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爲袁術驅馳
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

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
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
江表傳曰時丹楊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畱賁弟
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
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
兵而進使公瑾爲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
病卽如策計周瑜到巴邱輔遂得進據廬陵
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

三國志 吳書六
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
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

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

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功績脩理召還武昌爲繞
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畱舒燮有罪
下獄濬嘗失燮欲寘之於法論者多爲有言濬猶不
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
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
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
燮於事何如濬意卽解燮用得濟

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
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術時邵爲阜陵
長亦見江表傳

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
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

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爲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
難督諧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
俱死賁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
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冏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
馬賊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

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岱辭甚深切罔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爲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耽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勝題道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

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爲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楊七縣使輔西屯厯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

江表傳曰策旣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眾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

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
怖郎叩頭謝罪卽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
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

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上
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
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

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
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僞若不知與
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爲呼他人輔
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

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
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
舉孝廉司空辟

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
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

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時年二十後卒爲
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卽誅

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媯覽等事相次故列於
後孫韶傳中

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

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邱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

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旣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

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爲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卽啟送匡還吳權別其族爲丁氏禁錮終身 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爲定武中郎將旣爲定武非爲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尙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

誤以爲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
子泰曹氏之甥也爲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
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爲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
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
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
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
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 于寶晉紀曰
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
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

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朝廷美之 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爲伏波將軍
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
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
策愛之賜姓爲孫列之屬籍

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爲孫河
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
常爲前驅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
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寇中郎

將領廬江太守

後爲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

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皮反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

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爲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爲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憲故孝廉媯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爲丹楊皆禮致之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

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楊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員

吳歷曰媯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爲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爲洪所殺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

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卽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啟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

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卽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韶年十七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邱還過定丹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

三國志 吳書六
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
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卽拜丞烈校
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
後爲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
德侯權稱尊號爲鎮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
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
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
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
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
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眾寡魏

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有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
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
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
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爲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
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爲宮下鎮驃
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
二端不卽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
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爲車騎將軍封丹
楊侯

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爲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

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

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
卒次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議應
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擢爲武衛都尉從討關羽
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眾

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眾
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走桓
塹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
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尙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

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
卒

吳書曰桓弟峻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
武中郎將屯戍溥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
平虜將軍少子慎鎮南將軍慎子丞字顯世 文
士傳曰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爲黃門
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
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下詔曰
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疇也吳
平赴洛爲范陽掾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爲成

都王大都督請丞爲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
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
榮者乎故詳著云

吳書六

三國志五十一

吳書七

三國志五十二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
受左氏春秋博覽眾書與琅琊趙昱東海王朗俱發
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
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

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
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
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
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

甚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尙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

解臣子爲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眾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爲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

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爲校尉待以師友之禮

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亦作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

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眾心知有所歸昭復爲權長史授任如前

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眾孫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

出征畱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
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
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爲
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

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
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
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
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
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
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日間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

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
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
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
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
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由拳侯
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鄧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
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
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
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
乎昭對曰昔紂爲糟邱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

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

江表傳曰：權既卽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駿、周瑜、魯肅等

議爲非也。

臣松之以爲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

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邁，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

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闇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

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弃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

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任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

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殫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爲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

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

典略曰余曩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

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爲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

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爲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尙少何爲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爲少也遂領兵爲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峻相友善權爲驃騎將軍辟西曹

掾出爲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爲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爲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欸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爲國士欸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欸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真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畱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尙書令太子少傅機爲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

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

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爲婿

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

生女權爲子和納之權數令和脩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爲人

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

從中庶子轉爲右弼都尉權常游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爲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爲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僞險詖休素所忿

吳錄云弘會稽人也

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

吳錄曰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

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

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 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爲蔡雍之所歎因以爲字焉

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尙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

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旣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尙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

三國志 卷之七
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

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卽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卽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

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久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詣宮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織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尙書郎懷敍面詈辱壹雍責敍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

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
譚譚時爲選曹尙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
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
曰君王以舍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
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
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
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
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
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 徐眾評曰雍
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

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奸險亂法毀傷忠賢
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以
潘濬欲同手劔之以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於色
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錄獄
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而復
原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敘本無私恨無所
爲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爲仁也季
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皙創發子產催令自
裁以此言之雍不當責懷敘也

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

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爲醴陵侯以明著舊勲

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 晉書曰榮字彥先爲東南名士仕吳爲黃門郎在晉歷顯位元帝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兄子禺字孟著少

有名望爲散騎侍郎早卒 吳書曰雍母弟徽字

子歎少游學有屑吻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闕陳啟方今畜養亡眾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

三國志 卷之十 吳書 十一
三
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爲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

冠幘加襲起對趣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爲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祕祕晉交州刺史祕子眾尙書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

陸遜張敞卜靜等皆亞焉

吳錄曰敞字叔方靜字立風並吳郡人敞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爲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卜靜終於剡令

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

丁謂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經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畱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謂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

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爲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爲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

太守卒官 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爲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吳平後爲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

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

陸機爲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

諸葛恪等雄奇蓋眾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

自太尉范慎謝景羊徽

一本羊作楊徽作鑑

之徒皆以秀稱

其名而悉在譚下

赤烏中代恪爲左節度

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輟食稱善以爲過於徐詳雅性高亮不脩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

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臣

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
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
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
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
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
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
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
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
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疑之
戒帝旣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

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婿
衛將軍全琮子寄爲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
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爲大都督與
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
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
爲將因敵旣任乃進擊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
爲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爲雜號將軍緒
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

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爲典軍陳恂詐
增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

爲譚故沉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
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讒言其興乎 江表傳曰有
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法
皆徙之

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
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
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
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爲吳郡西部都尉與諸
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

昭義中郎將入爲待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
京下督數年與兗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都人也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
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爲氏瑾少游京
師治毛詩尙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
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 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
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
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

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婿曲阿弘咨見而

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爲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爲之

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賤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畱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

三國志 卷之七
若抑威損忿慙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
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
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臣松之云以爲劉后以庸蜀爲關河荆楚爲維翰
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主定霸功未可必
要爲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
害是爲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
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
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
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廻駐哉載

之於篇寔爲辭章之費

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
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
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
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
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立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
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
不畱孔明孔明若畱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立德意
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

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
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卽封示子
瑜并手筆與子瑜卽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
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
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

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
州瑾以大兵爲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
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
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

雖無大勲亦以全師保境爲功

虞翻以狂直流徒惟瑾屢爲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
葛散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
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爲
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
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
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
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
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
爲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不之於操萬不及也今

三國志 卷之七
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敢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

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臣松之以爲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爲無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爲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

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聊表之微辭

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
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
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
保家之子每以憂戚

吳書曰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
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
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
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
如此

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
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

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爲章句
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
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
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
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部曲吏士親
附之疆外無事

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
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

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擣菹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經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旣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

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

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子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爲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

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

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

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爲征羌令

人客放縱隲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隲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隲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隲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膏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隲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隲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隲曰何能忍此隲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吳錄曰衛旌字子旗官至尙書

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隲爲主記

吳書曰歲餘隲以疾覓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畷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爲當時英俊

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

吳書曰權爲徐州牧以隲爲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隲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

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爨相聞求欲內附隲
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
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隲隲將交州義士萬人出
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遂命隲上益陽
備旣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隲周旋
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
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
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
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隲書曰
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

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
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
於君子哉隲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
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

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
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眾
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爲選舉號爲得才求出補吏
爲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爲卿會卒知與不知並
痛惜焉

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擧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尙有僭逆之醜誠擧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隲上疏曰伏聞諸典

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躋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子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

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
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
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
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
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
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
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
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
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
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

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
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
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
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
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
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
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吳錄云隲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
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夫
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

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
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騰所言云每讀步
騰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關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
理也

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
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
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眾喜怒
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騰所
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
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

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
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
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
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
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
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
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
惟璿紹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騰及嚴峻等曰古今
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
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

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謂出於孤家吾粲由

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敍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旣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旣無

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克誦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審審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

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敷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審方直動不爲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處心長者好尙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

三國志 吳書 卷之七
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吳書七

三國志五十二